

國際知識小叢書



朝鮮的統一七九天

譯 謀 白 著者大諾若佛·里德安·蘇

慰勞中朝戰士，

救濟朝鮮難民

一

我們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到達了朝鮮……淺藍色的天空，萬里無雲；經過灌溉了的稻田，青翠欲滴。穿着白衣的男子和穿着白色上衣鮮藍裙子的婦女在稻田裏操作——還有孩子，許多孩子。樹木茂盛的山麓，美麗而彎曲的海岸線，由山上小溪流下來而匯成廣闊的河流……人們首先發到的一般印象是色彩的豐富，五色繽紛，燦爛奪目。

我們訪問了所有北朝鮮的主要地區。我們無論走到那裏，都看到朝鮮人民忙碌地工作。工廠、道路、用作灌溉的運河、橋樑、運動場、學校、住宅都正

在建築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臨時首都——平壤正在重新建設。一條新闢的寬闊大街穿過矮小而欹斜的房屋。此外還正在建築一個新的火車站，並且正計劃在牡丹峯下建築一個廣大的運動場。

我們觀察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日常的工作，盡可能地將這一切攝成記錄片。當時我們沒有料到我們不久便親眼目覩引起全世界目光注視着朝鮮的事件發生。

朝鮮的電影

朝鮮從來沒有過它自己的電影事業，同時也沒有電影工作者。還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準備了發展朝鮮電影藝術和電影事業的條件，在平壤建築了一個電影場，就坐落在城外……我寫了這句話，忍不住要停一下筆。

要說平壤電影場已經不存在了，的確令人辛酸。在十月初旬平壤電影場已被美國飛機炸成平地，但是我相信它會重新建設起來的。你能夠毀壞一幢房屋，毀壞它的牆壁和屋頂，但是你不能夠毀滅一個活的民族的活生生的藝術。

朝鮮新興的電影事業除了拍攝許多新聞片和記錄片以外，還出品了三部長的故事片：「祖國」、「爐火」和「邊疆衛士」。最後一部影片在戰爭已經爆發以後上映，獲得廣大的反響。因為這部影片的內容是描寫英勇的邊疆衛隊，他們是首先起來擊退美帝國主義走狗李承晚的陰險惡毒的襲擊。

南朝鮮在美帝國主義的傀儡李承晚的統治下，甚至沒有嘗試過發展朝鮮的電影藝術。美國電影壟斷了所有南朝鮮的電影院，上映的影片全是好萊塢出品的垃圾，在漢城所作的工作只不過是將美國電影註上朝鮮文的說明而已。

當人民軍解放漢城的時候，發現了一大堆南朝鮮攝影師所拍的新聞片，記錄在這些新聞片裏的是整個南朝鮮傀儡政權的縮影。漢城攝影師的工作似乎大

部份以麥克阿瑟爲中心：麥克阿瑟將軍到達某地，將軍在人民面前露面，李承晚發表長篇演說歌頌麥克阿瑟將軍，這裏是麥克阿瑟，那裏也是麥克阿瑟，到處都是麥克阿瑟……杜勒斯到了朝鮮，杜勒斯在三八線……美國軍隊在漢城的檢閱等等。我看過截獲來的幾千公尺長的新聞片，但是沒有發現一點關於南朝鮮人民生活的鏡頭。然而這些新聞片却證明了李承晚和他的幫兇是外國人的奴才，他們的政權是壓迫人民的暴政。我們有一點要感謝識時務的南朝鮮攝影師，他們將李承晚可恥的叛國事實拍下了永久不滅的記錄。

另一方面北朝鮮的攝影師作了真正可貴的工作。從戰爭爆發的時候開始，他們始終都在前線，拍攝了一連串的新聞片，是勵員朝鮮人民爲解放鬥爭而奮鬥的一個重要因素。

北朝鮮攝影師拍攝了南朝鮮人民給予人民軍的熱烈歡迎情形。他們將解放了的甕津城人民委員會的選舉，漢城的解放，成千人民集會上的歡騰鼓舞的羣

衆攝入鏡頭。他們還拍了被李承晚軍隊從漢城潰退時炸毀的漢江大橋，援助人民軍作戰的英勇的游擊戰士和毀壞了的鐵路的修復情形。此外還有新聞片暴露美國和李承晚暴徒們的令人痛恨的暴行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例如我想起一張鏡頭：一個年老的母親在被炸得四肢殘缺不全的死屍堆裏徘徊，尋找她兒子的屍首，找到了以後，她坐在屍首旁邊，臉部悲傷得像塊岩石一樣沒有表情。

這些新聞記錄片是屬於歷史的……朝鮮人民最後勝利的日子不遠了，朝鮮無可媲美的英勇的獨立鬥爭將拍成許多電影，而有些新聞記錄片無疑地將在審判美國戰犯的國際法庭上作為證明文件。

最初的印象

我們是在朝鮮還處在和平狀態的時候到達的。因此我們能有幾個星期去觀

察一個集中精力從事和平建設的國家，並且加以研究。我們不懂得朝鮮語文當然是一個障礙，但是這一點並不妨礙我們看到勤勞而愛好自由的朝鮮人民的高貴品質。

朝鮮大部份人口是農民，朝鮮農民在日常生活中，從他們穿的衣服，烹飪的方法開始，一直到家庭關係為止都遵守着悠久的傳統。

大米是朝鮮人民主要的食糧。民主政府所實行的土地改革分給了農民土地，將他們從幾千年來地主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終於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種稻是艱苦的工作，需要耐心，刻苦而謹慎的勞動。但是你看不到一塊沒有耕種的土地，即使最陡斜的山坡也已經開墾，種上了高粱，小米和玉米黍。

稻田層層地排列着，在春天裏加以灌溉。稻子一排一排地栽得整整齊齊。嫩芽漸漸地從藍色的水中升出來，稻田的顏色由藍變成淡綠，又轉變成深綠，最後到九月底當稻子成熟的時候變成了黃色。整個這段時間，你會看到穿着白

色衣服的有耐心的農民從早到晚在稻田裏照顧他的農作物。滿懷感激的自然會百倍地補償人民的勞動，只要有這種辛勤的勞動，稻米的收穫便會很豐富。

朝鮮農民個別經營他們的土地，但是灌溉工作需要集體處理，用作灌溉土地的水閘、池塘、運河的複雜系統不是靠個人努力而能夠建築成功的。整個一村或一區的居民視情形而定，一齊出來挖坑，開運河，築起堤壩和水閘。

即使來自外國的訪問者也不會不看到人工地將朝鮮劃成南北兩部，使得朝鮮的進步以及它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發展所受到的阻礙是多麼大。同時也可以看到北朝鮮很快地開發它蘊藏着的資源。

美帝的侵略粉碎了人民的和平生活，毀滅了他們創造的一切。但是戰爭的火燄却鍛鍊了一個懂得自由意義的民族。朝鮮人民所遭受的苦難與磨折一旦過去，他們將會挺直肩頭，重新開始建設一個燦爛的和平生活。

朝鮮的地理

朝鮮市鎮，河流和山脈名稱的混亂反映出它的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像朝鮮的歷史在地圖上留下了這樣明顯的痕跡，你在朝鮮的地圖上去找你想到的地點，時常會遇到困難，因為幾乎每一個地點都有兩個名稱——一個是朝鮮名字，另外一個是日本名字。

我們在蘇聯一般通用朝鮮名稱，在括弧裏註明日本名稱。還有一點就是朝鮮的名稱很難譯成其他語言，因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譯名。有一個市鎮在你所看到的每一幅地圖上都有不同的譯名，例如海州一共有五個譯名，而沒有一個譯名和朝鮮文的名稱相符的。

朝鮮人有句俗語：沒有見到金剛山的人，就等於沒有看到朝鮮。金剛山的

意思翻譯出來便是「鑽石山」。我猜想「鑽石」兩字在這裏就是「珍貴」的意思，因為這座山裏蘊藏着無窮豐富的礦源。

鑽石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工人所喜愛的一個假期旅行地點。那裏有溫泉，設備完善的療養院，旅館，旅行者的休息站。

鑽石山很久以前便有人跡。山中小路交錯。山麓鑿有石級，在懸崖削壁邊沿築有欄杆，——這都是以往隱居此山以求寧靜的無名隱士們的功勞。每一個山巔都流傳着許多故事和神話。

據說日本人蓄意阻礙在鑽石山作地質勘測。現在這座山的前途不再依靠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了，這點對於朝鮮是很幸運的，鑽石山現在是屬於爲了他們的祖國流了這麼許多血的人民。

在三八線上

六月中旬，我在三八線遊覽了幾天。從地圖上看，三八線是條直線橫穿朝鮮半島，從黃海邊至日本海邊。當然那是分界線的習慣畫法，事實上三八線並不是一根直線——它繞過了居民區，沿着山脈忽進忽出。

在海州，三八線沿着黃海一個小灣的海岸。人家告訴我站在海岸是不妥當的。

「為什麼？」我奇怪地問道。

人家告訴我說，誰站在那裏，誰就會受到南岸的射擊。當地市場很久以來就沒有新鮮的魚，因為漁夫不敢出海。

我們在沿着三八線的道路上，駕車遊覽，看到農民在稻田和蘋果園裏工

作，無論你走到那裏，你會看到和平建設以及和平生活的氣象，沒有什麼可以預示幾天以後朝鮮人民所遭遇到的大悲劇。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平壤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參加了一位青年女舞蹈家李素芝的舞蹈表演會。朝鮮的藝術方興未艾，五年之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前途充滿了希望與樂觀。從舞蹈會歸來的途中，我們從牡丹峯山巔向平壤城望去，看到一片輝煌的燈火，但這也是最後的一次……

第二天早晨預示着一個美麗的日子，旭日初昇，天氣晴朗而燥熱。朝鮮的清晨是美妙的，我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的日出像這樣的壯麗。也許這便是朝鮮所以號稱『早晨寧靜的土地』的原因——早晨一切都是晴朗，新鮮，寧靜。那

天早晨預示着一個美麗的日子，又恰巧是星期天——休息的日子，整個城安詳地，靜靜地醒過來。

那天早上無線電廣播李承晚傀儡在破曉時侵犯北朝鮮領土，北朝鮮已經下令將他們擊退到三八線以南。這消息打破了朝鮮清晨的和平與寧靜。當天一羣羣的人們圍着看貼在牆上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政部發表的文告。此外，平壤像以往一般地安靜，只不過晚上沒有燈火。

我們坐在屋頂上，看到全城漆黑無光。偶而我們聽見警察在下面叫喊，因為有些人家的窗子沒有遮黑，或者有人擦火柴點火……在黑夜裏，只有我們頭頂上的星星閃爍發光，全城漸漸地安靜下來；只有熄了燈的汽車駛行的聲音打破夜間的沉寂。

到第五天——六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半，美國B廿九型空中堡壘初次在平壤上空出現，一共來了二十七架。人民抬起頭來仰望着天空，並不太怕，因為他

們沒有想到平壤，一座和平的城市會受到襲擊。他們也沒有想到那時候就是美國強盜殘酷地毀壞平壤城，野蠻地轟炸居民區，將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炸成廢墟的野蠻政策的開始。

不祥的星期日

七月廿三日的星期天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不祥的星期天。早晨，我們從室內望出去，看到頭頂上的雲層壓得很低，天下着細雨。有人說：「今天總該安靜無事了。」

話才說完，我們就聽到機聲軋軋由遠而近。接着警報便響起來了，炸彈的叫囂，空中的爆炸震動房屋，窗上的玻璃格格作響。高射砲開始射擊，一會便又停止，因為深厚的雲層使高射砲兵看不到目標。

朝鮮的高射砲兵確是驚人的好砲手，我親眼看到敵機一再被擊中——一架敵機搖搖欲墜，倉惶遁去，另外一架在空中炸得粉碎。後來美國空軍寧在可高射砲射程以外飛行，這樣當然影響他們投彈的準確性。

空襲繼續了好久，機聲轆轤，炸彈的叫囂，接着是像一陣狂風的爆炸，一會又是機聲，叫囂聲，爆炸聲……美國空軍不能夠看到目標，只好盡了機器投彈，或則乾脆將炸彈亂投一陣。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一度好像嘈雜的聲音停下去了，空中強盜們走了。……但是又傳來炸彈的叫囂聲。雨下得大了，雨點淅瀝地落在鐵製的屋頂上響聲很大，使人難以辨別出別的聲音。一會我們又以為嘈雜的響聲低下去了……炸彈的聲音重新傳來……這樣一直繼續了八個小時，使我們不再相信爆炸會停止，飛機會飛走。

在一度沈寂的期間，我們爬上屋頂，看見黑煙籠罩着全城，一片火海。街

上躺着炸傷的人，救護隊已經出動，救護車人員抬着担架匆忙地往來。兩個小孩子敲我們的前門，我們下去開門讓他們進來。他們好像是兄弟，一個孩子很小，另外一個年紀比較大些。他們哭得太累了，現在只能嗚咽。我們盡力給他們安慰，雖然因為我們不懂朝鮮話，感到很困難。漸漸地，大孩子安靜下來，不再嗚咽了，溫柔地和那個小的孩子說話，很顯然是在講故事哄他。小孩子也停止哭了，小臉上露出微笑。我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看到像朝鮮兒童之間的關係。朝鮮兒童有他們的不成文法；規定大孩子怎樣待小孩子。大孩子溫柔體貼地照顧他們小的弟弟妹妹，喂他們吃東西，和他們一齊好好地玩，好讓他們母親有時間休息……

最後，大孩子設法安慰他的弟弟，小孩子倒在他哥哥懷裏睡着了。

蒼茫的夜色籠置着平壤，四處瀰漫着給炸彈震起來的塵土和煙霧。我們出去視察毀壞的情形。全城被投遍了炸彈，炸壞了火車站未完成的新建築，將整